

墨子

冊四

墨子卷之十三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

當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

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

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

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

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

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

鄰諸侯毆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

言非此無爲願

可爲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

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

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

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太平御覽無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卒字異文作倅讀如倉倅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言持刀之人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百姓舊作敖非太平御覽引作殺案說文少故猶存古字如廣雅然也慎勿改亂之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

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

此下當脫魯字

陽文君曰

今使魯

謂魯陽

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

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

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

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

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

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不

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

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

未詳其事

天加誅焉使三

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

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

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

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二字舊作多吾一本如此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糧字俗寫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爲謂字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

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
若此

舊二字
一本如此

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

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

一本

解作

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

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
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
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
死魯君爲之誅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
誅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
從服也

詳未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

者令之俯則俯

頰字
俗寫

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

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

是似景也

子有影字只作景葛洪加多而明刻淮南

非始于葛沅案道藏本淮南子注無此三字蓋處

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

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己有善

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舊匡字

注云太祖廟諱上字尚而無下比句以美善在上

而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翟之謂忠

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

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

可知也或所為賞與舊作興改為是也鮒者之恭字釣

俗寫从魚藝文類聚引此墨書如玉篇有鮒字云丁

叫切亦作釣餌取魚出此墨書如此類字由後人

抄寫以意改為大都出自六朝凡秦以前書傳

非

爲賜也

賜字一本作魚賜
藝文類聚作魚

餌鼠以蟲

餌舊作蚶非
據藝文類聚

改

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

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

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

而子愠是猶欲糶糶讎則愠也

售字正
作讎

豈不費哉

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

太平御覽
引作吳慮

冬陶夏耕自比

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

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

二字舊倒
以意改

義者

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

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

句然

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

以爲得一升粟

籍藉字
假音

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

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
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爲得尺布
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
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
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
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
說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
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
飢句不織而衣寒句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
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
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舊脫此字教人

一本有

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
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已下數字皆从攴而使

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

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

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

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

子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說

舊作悅下同此俗寫字今改正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

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時吳已亡入越

故吳曰以封子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

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

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

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

公尙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

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

臣不作一本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

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糴也糴舊作糴下同以意

鈞之糴句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呂氏春秋作翟

游公上過曰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

公上過曰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

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

子墨子曰殆未能也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

雖上過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不聽吾言用吾道翟度

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

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

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

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即用此文義翟亦當爲義翟

糴子墨子游魏越曰旣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

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

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

熹音湛湏

說文云熹說也

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

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卽語之兼愛

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

詳未

曹公子而於

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

之衣

短從豆聲讀如桓

藿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

而以夫子之政

句

家厚於始也有家厚

句

謹祭祀

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

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

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

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卅肺

四字有誤

之爲欲

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

駕古字只作奴一
本駕說文無駕字

四隅之輪於此

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

子墨子曰焉在矣來

盧云似謂焉在不知來文誤

孟山譽王子

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

此正字餘文作腰者

後改亂之耳

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

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

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爲

說文云遂亡也从辵豕聲王逸注楚詞云遂往也義出于此經典多借爲豕字而忘其本豕从意也

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

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

爲不義何故不受王

句誅白公

句然而反王

言何不借

王之權以殺白公

然後反位于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

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

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

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

濟止也嬖同僻

今綽也祿厚而譎

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

說文

云靳當膺也从革斤聲一本改作勒非言欲馬行而鞭其前所以自困猶使人仕而反來侵我也

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

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

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

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

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

舊有曰字一本無

自魯南游

楚焉

太平御覽引作公輸般自魯之楚

始為舟戰之器

太平御覽引作具

作為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

太平御覽引作謂之鉤拒

退則鉤之進則拒之也

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

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
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
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
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
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舊脫狎字以意增狎而不親
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
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
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子
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爲文選注云案墨子削竹以爲雛引太平御覽成
而飛之三日不下爲鶻鶻三日不行者彼誤公輸
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雛也
不如翟引太平御覽之爲車轄有太平御覽須臾劉三

寸之木

劉鑣字假音太平御覽引此作豎

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

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韓非子云墨子為木

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為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輓之巧也用咫尺之

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於歲數今我為為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

拙曰墨子太巧為輓拙為為與此異也

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

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

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

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予

一作與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

史記集解後漢書注文選

為楚造雲梯之

械成

張湛列子注云將以攻宋宋三字太平御覽